

松江集
三

別集
詩賦墓祭書雜著
文碣

共七

~10
2349
3



和
2849
卷 7-3

松江別集卷之一目錄



詩

五言絕句

剛叔逢老上京訪高陽村居

送安君昌國歸龍城五首

瀟灑園書洪澄扇二首

觀水亭贈曹教官汝忠二首

七言絕句

剛叔示以其先祖所製七言一絕謹次巳巳

題保閒堂庚午

次水月亭韻 二首

五言律詩

遊南嶽聯句

霞翁以舊書出示

題觀水亭 七律

五言古詩

安君請賦三景走筆書之 三首

七言排律

挽人

挽致道 壬申

七言古詩

布帆無恙掛秋風

老病有孤母

少風波處復為家

聖恩歌答江湖白鷗

賦

春秋成麟至

願埋首陽山

鳴琴百泉上

賣釵獻爵

墓碣

竹巖安公墓碣銘 並序

祭文

祭柳眉巖 希春文

書

答白松湖 振南書

與高霽峰 敬命書

家間書

寄起溟

寄振溟

寄子

雜著

諭邑宰文

江原監司時李順弼兄弟相訟題辭

日記十五條

疑禮問目

策問

松江別集卷之一目錄



松江別集卷之一

詩

五言絕句

剛叔逢差上京訪高陽村居

田間雨忽至雲外日方中萬事人將醉千山路不窮

送安君昌國歸龍城五首

久作經年別聊同七日春交遊滿天地君是意中人
全家隱巖竹孤棹漾江春明時一欠事君作釣魚人
海外年年病江邊處處春未因乘興去空作獨醒人
信疎天上客交絕洞庭春病久驚逢節年衰惆送人



殘生如老櫟不願更逢春已具尋真棹將為入海人

瀟灑園書洪澄翁

自註余於丙辰秋與洪飲永平大橋上轉晴十七年矣今

年春相遇於瀟灑園洪已不能識矣二首

柳市橋邊飲依然歲丙辰衰容初不記驚笑十年人
梁園連谷口花鳥開芳辰偶爾幸幽興尊前逢故人

翫水亭贈曹教官汝忠二首

日夕衣巾重前山嵐氣濃應須康濟酒手進兩三鍾
白知松下鶴黃見草中牛此景無人畫山翁筆下收

七言絕句

剛叔示以其先祖所製七言一絕謹次已也

手栽松竹尚平安金姓人家枕一山溫飽要須知所
本昔人躬稼備艱難

題保閒堂庚午

生世身閒既不易得閒能保固應難松江我亦專閒
趣野水閒雲伴釣竿

次水月亭韻

曾為鄭深記亭詩有懸板二首

浮世功名五十年歸來四壁客無羶惟有松風與杉
月取之應不費文錢

烟霞淡鎖岳陽天正似鴻濛未判前分明方丈神仙
子隔斷漁樵晉客船

五言律詩

遊南嶽聯句

衣草人三四於塵世外遊龜峯洞深花意懶山疊水聲

幽栗谷斷嶽盃中畫長風袖裏秋江松白雲巖下起歸路

駕青牛漢

霞翁以舊書出示

三十年前札丁寧紙上言墨痕新似昨交義老彌敦
未可輸塵蠹端宜示子孫親朋滿天地雲雨手能翻

七言律詩

題翫水亭

為君寂寂訪山雲嗟我棲棲乙白紛但得盤中芝蕨
軟何須身後姓名芬千年瘦鶴俱仙骨五鬣踈松盡
蘚文醉上藍輿沙路細孤村杳杳已迎曛

五言古詩

安琢請賦三景走筆書之

蓮池

活水鏡樣澄方池纔丈許亭亭玉井根翠蓋森相舉
清香襲杖屨散步逢清渚採採欲誰贈日暮徒延佇

梅庭

山家雪四圍歲暮蒼烟合梅兄報春信粲粲窺午榻

喚起羅浮夢一笑破殘臘寧隨桃李蹊繞樹日千匝

竹巖

巖吾甚愛之風雨無淄磷此君亦不俗霜雪增精神
何須邀二仲兩美絕可人日夕嘯其下誰有聲色塵

七言排律

挽人

帖今有手墨筆姓名欠致

闌剛棋壘猶殘子歷亂書堆已擁塵遊釣宛然雖有
處音容眷爾只傷神孤旌隴首花侵紉一笛山陽淚
滿巾薦墨愛誰徵爾鶉家聲空復撫徐麟穿楊妙藝
今難見蕪沒遺堋草自春

挽致道

姓名逸壬申

屈指庚交有幾人與君童穉卽情親曾隨嬉戲為同
隊未信賢愚是異倫門派共分提學後郊居相望柳
溪濱陶琴古寺連床慣鄉約平蕪並馬頻聞過自多
逢益友龔薰偏喜接芳隣泓澗悄悄涵襟宇圭玉溫
溫蘊席珍志士每憐成老大中疴何意遽沉淪

此下疑缺

七言古詩

布帆無恙掛秋風

此下料作

歸去來兮胡不歸荆楚江山佳可遊山中秋光桂自
霰日夕江湖歸思悠扁舟長掛一幅練暮影搖蕩滄

江流江流無恙抱長風
櫓聲雅軋蘆花洲
長安何處日邊遙
短棹滄波歸興幽
年來來作宦遊人
旅食東南萍水浮
佳山佳水去來身
十稔紅塵今白頭
乾坤風雨客味酸
半世功名還可羞
鴻驚天末夜有霜
鯉魚風冷芙蓉愁
荆門烟樹剡溪月
夢入鄉山秋色稠
歸心暗牽舍人興
拂袖可泛吳江舟
休官行色一葦舸
水國風烟勞遠眸
檣烏飛起宿霧中
別浦茫茫歸路脩
涼生蘋末帆影怵
一葉滿載江南秋
遙看山在水雲外
解纜端可窮冥缺
閒中詩興望中饒
鱸膾尊羹非我求
名區從此晚計在
宦海浮榮波上漚
傷人

休道 三字缺 海客無心隨白鷗

老病有孤舟

辛酉榜
第五名

茫茫宇宙此生涯
日月不為畸人留
居然老病忽相催
萬事人間成謬悠
還丹已誤鹿門期
一劍未倚崆峒秋
行裝何處任漂泊
蓬轉萬里惟孤舟
天涯去住倚一棹
一棹滿載千斛愁
窮愁何耐抵死苦
爲國一念無時休
風塵兵甲滿天地
料理百計堪白頭
平生勳業鏡中失
久矣夢斷伊與周
藜羹尚有肉食慮
獨夜壯氣橫斗牛
誰教瑣力整乾坤
不許寸誠陳冕旒
徘徊躑躅誰與依
江湖浩渺隨白鷗
流離遷次影伴

身巫峽旅帆瀟湘遊衷情掩抑訴無處惟有白日臨
衾裯飄零死生隔弟兄金玉札翰違朋儔蒼梧帝舜
跪敷衽楚魂湘水吟夷猶停橈蜀魄起再拜止棹北
辰瞻天陬衰容誰念廓無歸一物獨荷皇恩優姓名
休道舊拾遺樵悴謾缺漁人羞誰云鼎鼐調元手却
把短棹還滄洲孤舟盡日渡口橫濟川不被商家收
江邊芳杜聊采采延佇日夕憑梅樓美人持贈香雲
端衰涕一任懸雙眸乘桴緬懷魯聖志有言不行應
有由

少風波處優為家

集仙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
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

風波處
優為家

江天杳杳江日遲江流鏡淨無纖瑕孤舟身世別甲
子水國處處皆吾家黃庭一部酒一尊適我所適經
年華朱衣聯璧白鷗驚面是故人相矜嗟仙凡相去
風馬牛子從何處來歸些云余俱是集賢士手捧象
笏頭烏紗舍香日趨玉皇前天語咫尺殊恩加君胡
為乎寂寞濱時遇大行猶龍蛇悠然不答莞爾笑引
取瓦甌斟流霞流霞斟罷意更閒詩中字字皆天葩
塵寰局束釣船寬莫以有涯窮無涯薪窮火傳醉夢
酣灰寒金鼎餘丹砂危如蹈刃險陟山後車不復懲

前車君胡爲乎膏火中角上蠻觸徒紛拏飛廉戢威
息纖纒馮夷窟宅恬無譁來無所戀去無逐暮泊清
渭朝三巴津無所問歧不泣千里誰遣毫釐差金波
安處趁明月錦浪靜時隨桃花隨身琴酒共一蓬物
外伴侶惟魚鯁功名富貴是何物千駟萬鍾君莫誇
此身縱榮此心病鬢髮不禁吹髮髻何如天外樂天
放閱盡世界沙復沙須臾酒盡忽回棹水鳥依依山
日斜天長水闊不知處鶴上之仙非子耶

聖恩歌答江湖白鷗

畫省夜聽蓬瀛水手攀薇花拜靈脩鷄聲曉催紫雲

闕鶴影秋孤明月洲涓埃未報雨露恩一約猶遲方
外求人間幸逢聖明主十年松江違白鷗奔忙羈跡
陌頭塵浩蕩前期沙上秋唐虞日月卽我朝王節江
東清發謳寒湖鳥語曉送誠急流中人遲退休猩袍
日晚學士班鷺夢雲空漁父舟平沙十里雨霽後回
笑三秋蓼月幽江湖清趣我豈無只緣 天庭恩禮
優微臣縱之一字補 聖恩看同夔契儔邦謨珍重
納言地是以東華吾久畱歸來一計泛泛計庶待邦
家餘債酬

賦

春秋成麟至 此下科作

原相感之一理悟有孚於聲氣德在我而既大祥不期而自至成魯史於麟至偉有利於夫子應筆削之神化表一世之休祥人一去於西土鳳不鳴於岐岡楚澤再芳已溺故宮黍兮離離悲王政之一息慨天綱之陵夷人類變於禽獸諸夏雜於蠻貊幸斯文之不喪聖尼丘之有作擬古道之欲迴蹇周流於四國歌非兕兮無托響木鐸兮誰知卷兼濟之大道指故國而言歸念天地之易位憫冠履之倒置苟俯視而愀然竟莫救於墜緒然無益於空言曷若見諸行事

期假權於南面挈無形之斧鉞王正同於既春大一統於萬國嚴尊卑之有序抑名分之斯定褒而貶兮昭昭是與非兮井井陽或舒於春生陰亦慘於秋殺扶已頽之三綱揭既晦之九法亂臣見而畏懼賊子聞而戰慄自聖經之一修致元氣之不滅世雖入於長夜道惟存其一昧爰有默兮四靈稟振振之仁性俟河清於一千冀自鳴於聖遊欲躊躇於虞庭九疑鬱其雲愁思文歸於周道豐之水兮空流賴鳳兮之在魯文已具於制作固志氣之交感伊捨此而安適斯出野而賁然實先天而不違痛時人之盲目謂不

祥而棄之拭悲淚於反袂痛斯道之益非天胡爲乎
邈邈事已矣於絕筆聖前後之無異奚若遇之不一
龜呈瑞於文命鳳儀韶於雍熙是知理之當然歎斯
麟之猶尼噫上天之生聖胡無期於下土倘施設於
當日致天地之位肯豈特鳥獸之咸若同人物於仁
澤

願埋首陽山

余知死之不可讓兮微古人其誰依百世下而聞風
聖之清者伯夷生不容於濁世願歸骨於山足豈埋
却之無地竊獨慕於矯節昔余之約于心指前修而

爲期懷瑾瑜而介立閔世道之清漓忘鑿枘之方圓
大有志於澄清固妬媻之庸態孰察余之中情嗟閹
豎之釀禍將一網之打盡秋霜降於季夏非罪也而
縲絏雷霆忽其少霽致有人之來詰不磷緇之素志
豈儻回而苟活瞻首陽之在彼凜清風之起予想高
躅之仰止恫後辰之無及苟於此而得埋雖溘死而
何惜日月照於山上余有怨而必照靈不昧於山中
余有魂而可隨仰不愧而俯不怍實余心之所安

鳴琴百泉上

別一區之天地藏遯世之高跡山靡靡而旁圍水泠

泠而注王寂萬壑兮鳴玉琴姚子能追考槃仲尼顏
子樂處應尋得於一班際翔雲而晦塞倡絕學於此
庭悲濂溪之響絕恨關閩之阻復抱白雪之高調鼓
聳聳之韶罄衆淫哇而都好琴雖工而誰聽進既不
遇夫知音退將修吾初服蘇門山兮何處實隱者之
攸宅泉百道而飛來可塵纓之一濯左圖兮右書聊
俯仰而自適前聖兮後賢儼無邪於對越然性情之
陶寫盖莫先於音樂乃求嶧陽之孤枝乃經清廟之
朱絃盤白石兮永夕望素月於涼天彈南薰之妙曲
激清商之雅調謁虞舜於彷彿覲文王之遺操和舞

雩之遺詠繼河汾之餘音見鳳凰之百鳥聞滄海之
龍吟疑孫登之遺嘯似弘景之松風不見是而無聞
聲洩洩而融融怨世人之不聽時悽悽而切切寡鶴
助兮嚶亮石泉資其清絕但見山高而水淡豈必世
上之鍾期邈高韻之難追有斯人於此時使有得於
依歸應與點瑟同科然君子之出處有成法於丘軻
倘磨磷於涅緇讀聖賢書何事梁甫吟之孔明待昭
烈而乃起何南風之不歌兮奏韶武於聾俗篤南聲
之一缺徒北鄙之殺伐想燕獄之吟嘯懷文山兮不
設

賣釵獻爵

山休鳴於石鼓波夏通於太液哀人民之未死愴城
闕之異昔賣寶簪而獻爵餘白頭之宮女慰險阻之
備嘗敘離隔之愁緒夙充嬪於下陳隊後宮之三千
舉鳳帚於金殿尚瓊咳於日邊壓花鈿於雲髻曳珠
履於綺筵樂昇平而歌舞庶承恩於周旋忽伊川之
披髮驚野鹿之含花泣內人之紅袖怊劍外之翠華
失孫賈之王處久木蘭之從戎寄望眼於玉壘愁越
在於蚕叢俄弓戈之一揮去紫微之纏兵向佳氣於
金闕旋日御於黃庖謫懷香座於馬嵬哭九廟於灰

中憐舊宮之荒涼悵往事之烟空魏靈光之猶存開
昔日之面目况驚走之墜霧何以瀉乎中臆脫首飾
於華顛典中山之千日釀風味於玉卮拜手獻於丹
墀曰天寶之不辰播玉輅於西陲賦式微於旄丘詠
瑣尾於流離未執爨於王前隔萬里之龍顏鎖妖氛
於乾坤少使者於江山夢秋月於三巴長寄心於君
王遲縷命於風塵得萬死之餘生幸雲梯之一挽洗
天下之兵甲回天步於玄朔正乘輿於皇極喜晉祀
之不絕愁漢儀之復覩情難收於倘恍泣蛟淚之如
雨悼前時而離阻尤此日之疚懷許方寸而煩惱舍

萬辭於一杯傾金壘之王友酌流霞之香醞要忘憂
於魯酒非取樂於需雲想梨園之獻爵苑長樂之舉
觴追憶得於當日尚後人之愴懷昔開元之盛治幾
措世於昌明何初心之罔終致國步於捏抗知獨樂
之難久宜感悅於今古

墓碣

竹巖安公墓碣銘 并序

君諱琢字文寶姓出慎興自文成公贍學養士配
文廟綿十世以文顯至君始不仕焉曾祖諱知歸嘉
善尹全州祖諱璣典籍考諱處慎由西清乞養未幾

移疾居閒者十五年後蒙舒 命卒奉常判官巳卯
名流也妣扶安韓氏 正德戊寅六月某甲君生風
姿端雅儘有精彩家庭講習早知禮義之方甲午君
年十七從判官公于京師卒遇大故喪易而戚攀車
跋涉不避冰雪皸裂之癢倍足尚在及三年伐石完
墓鳩材建寢誠固至而才亦逮矣制畢奉母夫人色
養每八省必有杯勺承歡日以爲常庚申母夫人棄
養持服愈勤毫髮及禮而永感之哀爲切矣嘗構亭
居第之南以望松楸金河西詩孝德傳前世亭名揭
永思者是也分財業只委子弟與親戚之諳事者爲

之已則從容談飲若無與焉門黨歎服盧氏妹貞夫
人病甚得報馳往卒且不救極其摧咽喪敗餘生積
傷損和以酒為年遂成沉痾辛未六月某甲整衣巾
南首屬纊語堂姪安光業壻生金益福曰死於君等
之手吾無恨矣遂卒越十月某甲葬于南原府治之
南某坐某向之原從先兆也君性耿介常自激昂於
科第則未嘗竭力程文以求必得於門蔭則不肯降
志辱身趨走下列克守家法無忝所生自號竹巖以
見其操邱園寄傲優遊偃仰殆所謂逸民之徒歟初
配彥陽金氏成璧之女逮事姑氏得婦道甚生二男

一女長昌國次昌善女適忠清都事金益福孿有應
國忠國後娶僉使李濂之女無子女後君三年逝昌
國娶張玠之女無子而喪再娶金麟祥之女生一男
瑞昌善娶判書李後白之女生一男一女男曰瑛女
適薛慶龍金益福生三男一女長瀏次進士濬次沈
幼女適楊起南瑛娶縣監梁子澂號鼓巖之女生二男
一女男曰峻德女適房元漸薛慶龍生一女適李造
瀏娶司果金鏘之女生四女濬娶生員李廷龍之女
生一男一女男曰命賢君沒十六年其孤昌國將欲
豎碣以僕於君忝有契好不嫌其不文來請銘辭不

獲銘曰世業文學家法孝友自外儻來於君何有有
美蘭王第祥爾後托此貞珉吾言不朽

祭文

祭柳眉巖希春文

嗚呼先生湖海炳靈間生南國家傳文獻多識以畜
世南秘書鄴侯萬軸康成覺陋原父讓博滂濡多肆
古今包絡策名先朝俊譽星馳壁立諫垣正色危
疑威武焉屈禍辱若飴卅年塞上一節歸然溫其如
玉操履彌堅天日重開賜環言旋盛之王署望切
論思窮養有素造詣精微睿春日注士論咸推澈

也後生山斗久仰青綾伴直曾非夢想歆風覲德猥
蒙鑑賞討論疊疊古訓傍羅持蠡欲測不辨渚涯滿
腹而止啓發弘多往在乙亥公辭講筵澈亦移病
引歸田園稅駕之初携業踵門細繹要妙溯極淵源
何幽不索有疑必稽間以手札開迪昏迷如鍾斯鼓
其出不窮好士之篤待物之洪公之盛德非我私公
獻歲赴召歷拜東閣公爲倒屣晤語甚洽槐陰轉
夏我退公進稽古之力寵秩增峻九重虛席都人
手額云何一疾曾箚遽易家山路上忽傳幽問北望
長慟亂我方寸隆緒難尋誰理餘韻近思奧義紫陽

微言擬承提誨功收一原有志未就應諒余衷平生
辦香敬為南豐嗚呼哀哉

書

答白松湖振南書 戊子二月

一別經年常切馳遡忽蒙惠使遠問仍審携經八山
學履增重豈任欣慰某頃遭從子服悲酸之餘舊証
加重節氣向暄尚未開窓閱鬱何言來寄先稿畧畧
窺斑宛挹故人清風為之愔然者久謹當緝閱數回
訂正訛舛以壽其傳耳此等事須一面討早晚毋負
一枉

與高齋峰敬命書 壬辰

生還忍見今日事朝衣披淚淚盡血繼尚忍言哉尚
忍言哉梁佐郎山璫來聞凡倡義興師來到壺山不
惟故舊私情倍淡嘉悅 天顏有喜百僚動色無乃
祚宋之天默佑而然耶勵氣前進一意恢復奉迎
鑾輅惟日望之澈謬膺都體察之 命將以明日起
程而路稷為慮方有姑寢之議未知如何出場也

家間書

寄起溟

書來知好在慰慰父三疏乞退 天語丁寧頃於夕

松江月集卷一
講又請遞免而 慰諭眷勤日卿雖欲遞予豈有許
卿之理勿爲此計盡心國事云云故姑供職叔獻已
來牛溪將至第未知此後結末如何也汝須靜處屏
去紛華雜事一意篤學爲可科舉小事得失不關本
不以此爲榮辱也

寄振瀛

九月十一

老親氣候何如汝妻已分挽否慮極慮極汝伯兄只
入初場得叅榜一得不關淡以病中出入爲幸但未
知爾後消息如何也父好行今到燕岐汝神色日懔
而尚不知戒兩斧父常煎閱而已千萬小心怙怙不

具

見汝安信慰慰父亦依舊去月二十八日父以殿試
試官在闕內 上引見正二品以上先問沈金竄黜
與否次問朴謹元宋應漑許筠竄黜與否父痛陳所
懷 上答曰素知卿之直矣今果直矣父只陳所懷
而別無請竄之語而彼輩怨毒咸萃於父可懼可懼
叔獻爲吏判浩原爲吏議二君雖早晚八來不可倚
仗做國事欲速退去而未能也昨日諫長金字顯上
劄極斥我父方爲禮判以此呈辭至三而 命加給
由今日又上四度矣不具 只憂汝病母念我酒此

後將息一意矜持

父病依舊方欲尋醫問藥矣父傷於頃日忌祭明明日外廊時祭不欲參之汝須今日早來致齋代父行之爲可彝尊錄儀禮經傳送還傳告希元爲可

苟有父命雖重喪所當抑情強從而勸卧至于再三終不聽何耶汝之不識事理如此乎父甚不喜

凡郎官於大小除拜只聞判書之命俯伏謹書而已不敢有所干與判書雖極問之而不答可也汝所親切武士之言千萬勿聽至幸至幸父亦頗知畏酒切勿將息耳

待晴行之上也今送油菟乘雨勢少退張于祭物上行之次也若終日雨甚則於齋寺中先掇佛龕中畫像行之三也若然則三位祭一時行之可也三位祭畢徹床後更設近西墳一祭可也遮日一浮油菟一送去用後推來

汝宜日間端坐讀書勿虛度一日何如若必擇靜處暇日然後讀書則人世難逢如此機會十寒而無一曝之時明矣知乎否汝病常在於此必欲擇靜故江南之行不持所讀書卷可歎

何必多言摺摺人過發人惡行是吾深惡而痛厭之

雖其人素稱良善者吾以為薄於德也宜戒之若一入於酒色少有沈溺則士無可望必貽父母之羞矣汝須體念至意無使墜廢言不能盡若師善友良觀感奮發則皆吾面誨也勿忽勿忽

宗兒至今不來必因憂患或感氣而然煎閱何言父入京已數日以千萬意外无妄之事上動 天威下激物議未知終果如何也然無非命也奈何南方不可一日居住速速搬家上來德山海美皆有李益男家已得其諾可來寓也急圖毋忽毋忽石保厲氣大作切勿相通至可父日夜惟以汝輩安否為閱為閱

汝豈知之乎

調病第一方莫如平心息慮如欲病父平心先定汝心徐徐調病可也

酒已停身亦粗免不須病中致念以重貽吾憂也

傷寒新差後百日內犯房者扁鵲危之汝知之乎今番為汝病憂煎不啻一夜十起者汝聞之否千萬動心

大病後將攝最所戒者非一二百日內枕席之戒一也多言笑爭競二也多食生冷淹菹濕麪燔炙等物三也枉用無益思慮四也居處溫涼適中五也

大病後將息所當十分謹慎而當風梳頭勞心從政
致此腹病何耶汝非不知此而攝身如兒童極可歎
也老父之憂何時可舒千萬思量倍倍調理毋貽我
焦煎聞一行無事喜心翻倒但兩湖賊勢亦甚可慮
方以為閔為閔惟須謹慎到處私下處勿入官府為
可父之酒病非廢事而人言如此痛知戒慎矣

皇京離發宿通州勢將遲遲作行渡江月日茫不可
定也 天朝特賜蟒衣二襲采段四表裏別差 詔
使降勅誥命冕服等乃受 命外之事因呈文懇請
石尚書方之並將 頒降於詔使之行 皇恩罔極

父今番一行甚有光寵未知朝議以為如何也十月

十六日父在玉河館

南中家屬觀賊勢若緊急則速速西入 行在所可
也千萬毋忽毋忽

江陵居住之計父已大定汝聘翁處江陵及三陟居
奴婢十分護恤結廬林下善措事曲通之

明明 動駕專為往見宋經略也何至今不知耶慎
勿與雜客交遊如得少暇則從事書丹可也

初六生朝本不喜設酌汝輩所知也勿以此為拘徐
待立春後日氣稍和來觀極佳千萬勿固執此中糧

絕已久父寸寸支持奴僕盡數飢立時以稀粥救死不可一日留此欲就延安或首陽而推考公緘尚不來日候極嚴人馬不一未能遷動奈何雜穀如兩麥太豆欲得數斗以救奴輩而未得也

寄子

汝何不謹攝身嬰重病以貽我憂耶千萬慎疾爲可爲可素有重病而每每失攝何耶此中老親証勢極危所恃者天耳以食物治之爲可赤豆粥四君子湯皆可也凡奇速速馳示

汝之行素今已半月而尚未食肉何耶以禮言之則小功食肉在成服之日而今已過之以情言之則雖曰無窮而比於期年差輕前有萬里之行又有老父之命何故而強執私見貽我之憂耶汝不識理可歎頃見軍官能達否此中漢上爲倭所捉不下一杖而盡言吾家往寓淮陽之事倭賊必急追之極以爲閔極以爲閔速速急避于賊兵所無處毋忽毋忽汝處事甚疎恐未善處也餘詳在汝兄書矣父方在淇州矣

汝病今則加減如何征途漸遠憂煎益切又無通信之便奈何奈何汝病非如辛卯怪疾只是一時失攝

偶然傷損若善為收護則可易善為速差而每因失
攝而致疾極以為閔若以老病雙親萬里致危為閔
一切謹慎則不日快復如反掌矣千萬留意千萬留
意父渡江以來不飲一杯酒宿處無非渠渠厦屋千
萬勿念第未知東邊賊勢及 行朝消息如何又未
知奏咨寄來消息如何也七月十三日父在距陽站
五里地

昨昏既得 行朝消息今曉繼得遠接之書仍見汝
書知症勢向蘓此喜可言惟當遠念病父母之憂一
意將息如七十老人則莫大之慶也千萬留意久久

調息後出去為可晉州陷城消息不的父即刻馳發
蓋緣星文事急故也不具七月念五朝父臨行草草
既作兩封書一付朔伯一付玉江萬戶矣即因灣人
見汝二十日書知汝病向歇食治亦不如曩時喜慰
何言但以尚未永快為閔又以將來失攝為慮矣來
書欲以病人自處若然則調病之道思過半矣尤喜
千萬 行朝諸簡已悉之 奏請出來多幸多幸第
恐又為宋爺所沮也父今日發行中路點馬

今行始聞汝心氣極不調父之為汝憂者於此益極
矣人孰無心証只是自知而能調制故不至於顛倒

矣若任其所爲徒諉之難醫之病而聽命於心証則以之居家以之調病養身以之當官處事何往而不顛躓乎千萬猛省下功無貽親憂可最忌者嗔恚而不知自戒則尤可閔也汝雖自知調攝保無它憂而在父萬里之憂誠不可一日放心張崙須留此帶行南方有事則常率往來或如前淮陽往來亦無不可

未聞南信及汝行止消息一日憂煎其苦萬端忽得汝書知已歇鞍定山此喜如何父來依病女于此身亦無恙其事稍定汝千萬勿遽來徐待日候稍和可

也蓋此地江冰四合渡涉極難行旅津頭動留五六日設或往往渡涉而艱險無比切不可遽來重貽我憂也但汝已附職之後則不得覲親受由又須疏陳事體極煩且未安須斟酌善處此處絕糧度一日極難推考若畢欲往延安取汝妻家儲粟以供未知如何千萬保攝

聞汝患病極慮極慮但心氣何爲而不平如此乎可恠可恠汝姿稟固美而不學太甚可歎人子事親之道先須自保軀體以安親心而汝遇事不能坦然過用心氣以貽我憂奈何千萬善調去留一事當更思

之

聞汝歸時由懸峰險嶺可恨父曾過此嶺寧平地四
五日而行不願更涉此險也來時千萬勿由此嶺平
地上穩穩而來甚休

行間切勿入州府紛華處以虧繩檢把表策兩冊溫
理為可鄉家所藏諺解杜詩全帙持來為可

汝之讀書日甚疎略可歎可歎先斷酒後可與論學
也於江華絕糧已久歲前欲向首陽矣一家三十餘
口何以支保極閔極閔雖然糊口乃第二憂也急急
避亂然後可語此也

汝先定心氣立志然後可無大段過失淡體父意為

可

雜著

諭邑宰文

蓋聞為政之本風化是先今欲因俗迪之於善為文
諭告俾興孝悌之行厚族隣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
新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
以事至官願不憚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
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
著聞與夫叶和親族調濟鄉閭為眾所推者請采訪

松江別集卷一
以上優加褒勸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為主昔密學陳公襄為仙居宰教民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母以薄待其民民亦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各以四事自勉而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
律已以廉

凡明士大夫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隱微之際最為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願力修冰檠之規各厲玉雪之操使士民起敬可珍可貴孰有踰此撫民以仁

為政者當體天地生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發一培剋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盍亦反而思之針芒刺手舉體凜然刑威之慘

木江身集 卷一
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號呼求
救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坐之乎已欲
安居則不當擾民已欲豐財則不當浚民故曰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
可以致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
緩願各以哀矜惻怛為心而以殘忍措剋為誠則
此邦之人其有瘳乎

存心以公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
不可得也是非有理輕重有法諸葛公有言吾心

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法也然
而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徇貨賄則不能公任
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戚畏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
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
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逆乎
天理矣以輕為重以重為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
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
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願以公心持公道而不
汨於私情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歎也
泄事以勤

古之聖賢日昃不食坐而待朝况其餘乎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爲民者不可不勤况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隳弛豈不上孤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遊爲高以勤強敏恪爲俗此衰弊之風也 聖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蒲博廢事者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共體此意職思其憂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也

泉州諭文崇風教之條今附于此曰人道所先莫如孝悌編民中有孝悌尤異者優加賞勸或身居子職有闕侍養或父母在堂別畜私財或犯分凌忽不顧長幼之倫或因利忿爭遽興骨肉之訟凡若此者皆有常刑宜以至恩大義諄諄勸曉苟能悔過姑許自新教之不從卽加懲治甚者解州施行庶幾可做愚俗學校風化之首訪問諸縣間有不以教養爲意者或雖住學而未嘗供課或雖供課而所習不過舉業之凡此皆失國家育材待用之本意請立課程舉業之外更課以經史使之紬繹義理講明世務庶幾異時

為有用之材所補非淺恐諸縣管下有懷材抱藝而
沉淪不遇守道安貧而不肯苟求者宜以姓名申郡
加之賓禮何謂十害曰

斷獄不公

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小有私曲

聽訟不審

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
其可苟哉

淹延囚繫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

久乎

慘酷用刑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卽已之體膚也何忍
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
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
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誠

泉州諭文清獄犴之條今附于此曰民之為本者以
食為天孔孟書曰獄者生民大命苟非當坐刑名者
自不應收繫為知縣者必須躬親庶免枉濫訪問諸
縣間有輕寡人於囹圄而付推鞫於吏手者往往寫

成草子冷其依樣供寫索錢不從輒加捶楚哀號慘
毒呼天莫聞或囚糧減削衣被單少飢凍交迫或枷具
過重頸項潰爛或屋瓦疎漏有風雨之侵或坑廁在
近有臭穢之薰或病不醫治致其瘦死或輕罪與大
辟同牢若此者不可勝數請以民命為念凡不當送
獄公事勿輕收禁推問供責一一親臨飯食居處時
時檢察嚴戢胥吏無令擅自拷掠變亂情節至於大
辟死生所關豈容纖毫或至枉濫明有國憲幽有鬼
神切宜究心勿或少忽

竊念牢獄之間死生所繫而守令鮮加省念囚繫赤

子無異捕蠅或因以微罪不卽辨決或以催科未納
名曰次知或用過客關節名曰稱念追捕多端彌滿
淹滯傷和召診職此之由切宜矜惻可辨者速放可
警者速決元無罪名者慎勿濫繫使囹圄常清則非
徒能守國法亦積善陰騭之一端也

重疊催稅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而
不輸此民戶之罪也已輸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

乎

科罰取財

民間有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
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
不革

泉州諭文平賦稅之條今附于此曰民納稅米例令
納戶自行量槩毋致少有過取其案吏非理乞覓一
切除罷受納官宜以身率下庶幾可免蠹弊

竊念賦稅出於生民膏血當奉公愛民慎勿聚斂以
今之弊言之則國法稅甚輕收有同三十稅一而緣
監納官吏多有徵索遂致收以三倍或二倍民力甚
困而國稅不加此當痛革誅求之弊使民出稅如法

而一斗加息米三四升給輸納者以爲路費則可除
一分之瘼至如貢物則當初因其土產酌定而今則
悉收以價物民有欲納本色者則京司防納之徒與
吏胥通謀以精爲粗以鮮爲弊以大爲小百般阻當
竟不得納必徵以價物或十倍甚者至於百倍生民
膏血爲牟利吏胥取富之資此則非州縣之力所能
救也但貢物之使托以京司徵索其收價物極其貪
暴既應京司下吏之需索又以爲私利此則守令可
以明察而痛禁者也間有守令量定貢物之價每田
一結出米或布若干其勢足用而爲使者嫌其小利

動托京司刁蹬之弊以恐動守令爲守令者亦恐礙於解由恣其所爲別造大斗當收一斗處或收五六斗或收十餘斗甚者至於數石必滿其慾然後乃已品官之家猶能據法裁給若窮殘下戶則莫敢違拒少有所拂則必以拒逆貢物告官治罪其費尤鉅故一從吏言鬻田賣屋終至赤立流離言之可謂痛心必須量定貢物之價一結當出幾升使之足供上司之需又稍有贏餘以爲使吏之用其法既定然後以司倉之穀按簿出給使吏而計民田多寡以還上載錄使於秋成納倉則公私兩便民不見吏受其實惠

矣又如我國列邑別無邑宰俸祿日用之資故未免科外有無名徵斂或防納貢物而受價于民或收貢物于官自官輸納于京司由是憑公營私槩量不平濫斛積斗不知止足只知嚴督爲能不念民生罔保以之官庫充物散施親舊如用泥沙剗赤子心頭之肉以爲肥已悅人之資不仁甚矣必須悉去無名之斂以耗穀爲用而法應收納者必使納者自量平其斗槩所餘雖小必還給其人勿使吏輩侵奪亦仁政之一事也又如義倉之設本救民飢今則只以出納取剩爲心不恤民間情願糧絕願受者抑而不給不

受自給者強令受去已失本意矣又於糴穀之時不使納者自量而監倉吏率自執斗斛故散地土使民負欠而終日掃庭捆載而歸入倉之際亦故投擲以散穀爲長伎明春受糴之時類多欠縮或食半斛而秋則督納全斛民冤極矣必須嚴戒村民使之修明内外木柱且精備實數勿縮斗斛而納倉之時或五斛抽一或十斛抽一或量七八或槩四五錯綜變現以防民欺而且觀虛實減縮不精則民受重罪如是成例則庭無散穀春不欠斛利博而事省矣且如往年通穀受者已死而猶不文籍爲民之害若耗穀有

餘足而充其元穀則往年通欠可以消除矣此亦古人已行之事也

汎濫追呼

一夫被追舉室惶撓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汎濫乎

招引告訐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拘引今官有司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繫非法不可爲也

縱吏下鄉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

低價買物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

泉州諭文禁苛擾之條今附于此曰如諸色公吏下鄉騷擾者並從條收坐今聞官司未有一事輒差人下鄉縱橫旬午爲害最甚仰諸縣截自日下更不許仍循前弊嚴加覺察務令盡絕

竊念吏胥撓民不止一端邑宰明察嚴斷然後可以禁絕邑宰不明不嚴則百怪競出吏輩則村民入官恣加捶繫立威求貨欲訴于邑宰則阻遏不通含冤積屈欲伸無路若差科差役則擅自增減大張恩虐

利已病民村民受糶之時恣行攘奪使民徒手歸家若到村家則積威所劫民遺麻穀等物猶恐不及飽欲而歸至於刑獄之間出納亦任其意里胥則因布官令擅自增損憑圖已利貧民受糶非賂遺則不許載名使之尤困又以空名受穀自食而秋冬以其所食攤付于村民之名使之負冤納債如是之事皆當禁絕但邑宰自不苛擾然後可以御治吏胥矣守令自不免擾民以關節之私追捕村民不時之役或傷民力如科役有闕雖不可無罰或因此嚴徵綿布以爲已用至若官屬之數法有定限且官屬亦人也當

使保存而濫定官屬而侵暴多端一人逃役害及族隣或至闔里皆空一族之法通國為患雖非邑宰之力所可救至於官屬一族則亦當寬貸不當連累以害無辜之民且如遊宴荒亾每夜連延火城催科太急不度民力所及非不得已而好興土木之功如此之類皆為苛擾邑宰先絕此習正已格物然後吏畏民懷矣

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俟丁寧而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能者乎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

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毋狃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此某之所望者敢以誠告尚其亮之幸甚

右西山真先生帥長沙時示通判及職曹官之咨目與知泉州時諭州縣官僚之文也載在政經之末詞備義明真為吏之模範也余以菲才叨受方嶽重寄惟負乘致寇是懼不遑寢處竊思承流宣化責在守令宜倣古迪民以成美俗而如欲牖民必先自治茲取西山示諭二文輯編為一刪煩去複彙成次序間以已意敷說今弊以足其意通行告諭切祈列邑之

宰體翫服行期副 朝廷委以字牧之意區區至望也余實薄劣不足言此然竊觀古人切怛為人之血誠慨然起慕思效萬一諸君子心存教養豈待鄙言矧今民勞俗敗如水益下志士仁人所宜矜惻悉心振救願恕鄙人之僭濫而各勵素志一以古人自勉不勝幸甚

萬曆八年庚辰七月日通政大夫守江原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鄭 澈謹書

江原監司時議送題辭

汝等爭競一口奴八斗田至於兄弟相訟改兄弟之

美義稱原隻之惡名官司所臨衆人所視攘臂怒目若將仇擊噫 聖明之世安得有一事汝等雖曰二人同出於一母比如一根而兩枝一身而四肢方其幼也汝等二人同飲母乳同在母膝母以左手撫兄之頭母以右手撫弟之頭曰汝各成長能養孝我能養祭我母違我志云云而至于今日白首相訟有同仇敵若使汝母有知汝母之媿不勝飲泣吞聲或於天陰雨濕之夜啾啾唧唧無所依歸汝等雖祭而迎之為掉頭遠去無涯之濱汝等其忍為此耶兄年八十一弟年六十一假令弟勝其兄得其田得其奴而

六十一年餘日無多能得幾時食之幾時使之乎况八十之兄因此傷心一朝長逝則汝雖不殺汝兄由汝而死是汝殺之也使汝兄含悲抱冤於九原之下而汝在人間獨食其田獨使其奴於汝心安乎以此為安而終不知退則不有人誅必有天殃汝猶甘受天殃而尚與老兄爭訟乎昔者普明兄弟爭田太守蘓瓊反覆開諭普明兄弟感悟叩頭而退至今猶以為善談普明者百姓也別無知識而因太守之言一朝感悟汝等雖無知識同是百姓亦有一端天理終不感悟監司太守至誠開諭之言乎司憲府奉承

傳行移內兄弟毆辱爭訟者摘發罪治云云汝等若不能改過則首舉汝等懲一儆百不亦宜乎退在汝家中夜獨起淡思母子兄弟之情原於天理自不容已而猶不能開悟萬一尚欲為此敗常逆理之事則明朝夏就訟庭勿復稱兄弟二字終始以原隻稱之乎余亦一切以王法從事少無容貸各其知悉

李順弼等叩頭而退

日記十五條

少日往候先生西河于百花亭上仰見清風逸韻輝映傍人扶醉散步望若神仙心切慕之一生願學而若

其不離繩墨之中則未之學也

喪中墓祭礪城及叔獻以一獻爲得宜而成積城及金而精云從俗三獻於情似愜哀意以宋李之說爲得也

積城來訪曰朔望叅禮遭喪時與叔獻議定出主先叅神斟酒再拜辭神再拜以異於祠堂叅禮叔獻曰吾親在堂安可不先叅禮而後降神乎

練後淡衣帶叔獻以爲亦當略有降殺不可仍存舊件以用也

李正郎叔獻以家屬捲來事八城歷訪曰收放心莫

如小學一書若心經等書切已則有之不如小學之該備焉讀書雖責成誦然若着意於記誦則不久生厭且無意味莫如玩索潛究之爲愈也且言宋君所謂几筵無叅之說似得其正且練後旣云功衰則似不當爰用斬制絞帶用布之說亦未爲不可脯盥三品云者脯盥中三品也非謂脯三品盥三品並六品也乍言子強將被論之事淡以爲駭然曰架漏度日如此安能久乎若大臣得人則或可無禍敗也問宋家題主人誰耶良久乃曰喪人輩草土號泣之中屬望於余甚懇余甚以爲難而不得已題主云

叔獻賣京家移家屬于楊花渡以抵坡州辭官之計從此益堅也其視聲利海中頭出頭沒者何啻百千萬里哉高狀

叔獻奉神主之坡中路馳書以問其答似有理然亦與初見異五月五日叅禮次祭于山上用虞祭儀蓋以叔獻答書以為當然故也

練後上食哭宋雲長兄弟以為若無上食則已矣若既上食則恐亦當有上食哭也成李二友皆以為然清牧叔獻來自坡平問近來事對以實事白老愕然良久而去江南禪事若妄子存則可以行之云江南疑有誤

叔獻再過遺白粒三斗城主難於自致欲叔獻傳之却之只留西瓜三个叔獻後有書曰郡守所遺一切勿受無乃太過乎

作一書大槩欲使粟谷停謝恩之行黃海監略曰高明去就不敢議為然似無名義且與前疏意大相逕庭幸可十分量處如何粟谷執已見不回此君所見超詣故於人言多不信後答書曰不能克己以從忠告愧赧不已

辰日祭議論不同如蘓齋頤菴皆以為不可後來議及李叔獻以為依朔望遍奠此亦何傷云云故遍奠

諸位今承浩原之說有曰若不能從禮無寧取中原別祭之制可乎

黃海方伯李叔獻來訪先誌送于朴思菴刪點以還夏示叔獻似甚未安而叔獻自求見出而示之略無幾微現於辭色此人此德不可及也叔獻曰若吾兩間則已除外夏不欲應人人求云又曰夏思則稱公無妨

未裕前朔望遍奠李叔獻云若以未裕為未安則不如皆廢若始舉朔祭於祥後則雖曰未裕遍奠似無妨別祭於他所似未穩云云

頃者諫長許憚亞諫宋應漑以海州判官崔世濬尸官不職官庫蕩然請罷得 允方伯李叔獻即令海牧摘姦官廳畱在之數驛報又令都事李元翼摘姦則官物充積過數即為狀啓陳世濬善政之狀終之曰以臺諫一言之誤凡百千直言皆歸摭虛之地今臣一言則增長 聖明輕視臺諫之習請罪臣職以重臺諫體貌事云云

平山浮石之弊叔獻亦狀啓永防此君手段可貴

疑禮問目

問祥服未有定見黑笠則無義而國俗已久白笠則

中朝與我國之制驟則家禮而宋儒以非素冠爲論恐未必盡用家禮未定之書今之用禮者先以駭俗爲懼此所以古禮之終不得行也苟有好禮一二君子考禮甚精身先倡之則乍然驚駭之餘亦有願慕之者矣今欲略倣黃圖之說以縞冠緇衣素裳承祭祭訖澣衣白笠反哭驟制旣苦難考難行而黃圖之規模次第實承於朱子晚年則家禮之不甚明備可疑可稽之禮叅以黃圖略其煩而存其大綱推其可行者行之有何不可或以爲黃圖之未證無異家禮之未成哀意竊以爲不然黃氏所編喪記朱子旣見

而善之則其編中所以詳用朝服一依禮記之說者非朱子所定而何觀其首卷西蜀劉氏之序未枉泣血之記及末卷三山楊氏之跋則益無疑矣圖之證不證恐不必論也歷觀古人論祥服之說喪事有進無退接神不可以純凶故縞冠以示有喪朝服以示漸吉祭訖哀情未忘故反着微凶之服素縞麻衣是也聖人制禮義意微密情文相稱隆殺得中固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方也白笠雖近時人旣喪之服殊非古人朝服承祭有進漸殺之意矣

龜峰答家禮之驟制難考倣黃圖似爲未然家

禮之與儀禮經傳其意固不同也經傳歷集古禮無一段付已意有所損益以爲爲國者制禮之用家禮酌古參今推以家居已所自用者爲一時當行之禮朱子於家禮非不知直用古禮之爲可而必取司馬氏程氏高氏等說者隨時之義不得不爾也禮自初喪至虞卒哭受服非一而家禮皆刑是不泥古而從簡也且喪服之從古制朱子亦有說焉吉服雖已從今制而喪服尚存古制則不必又變而從今之意也今家禮祥服已從時制安敢又越而從古乎黻天色也淺青黑色近今玉色今

宜用黻色今冠與黻團頤承祭以從家禮黻幘頭與衫之意而承祭旣祭之變服則雖家禮所無而換却白衣白笠以從時王制而用白反哭如何白是王制雖非微凶似難議爲從國俗用黑定不可爲來示又云成浩原於黻笠有服妖之疑而欲用淡黑者皆似未穩家禮未盡處固不在此等處幸勿致疑淡衣雖司馬氏僅用於獨樂園則今何得用於道上

問今笠代幘頭未安欲用程子巾如何

答冠巾異制用亦不同家禮忌日行祭時變服黻

紗幘頭祭後是日素服黻巾巾恐非承祭所用家禮歷言有冠無冠之用而無用巾處且幘頭實非古制乃南北朝胡制則今笠之代幘頭亦家禮幘頭代冠之意也今笠之制似不可論其可否

問家禮黻幘頭布裹角帶之制無官者通用如冠禮三加之用否

答我國法有官者時散通用紗帽則無官者不得用紗帽家禮祠堂章下有官用幘頭無官用帽子而朱子語類不應舉者祭服亦有幘頭帽子亦可云幘頭則乃是當時上下通用也

問虞後朝夕上食及儀

答以家禮看之雖不言罷而當罷於罷朝夕奠之日以遵家禮而但張先生日祭溫公朝夕饋朱子有不害其為厚當從之之語則行亦可也儀則既用初喪禮宜用初喪儀今似不可創作別儀也

問虞後朔望奠儀初不考禮經如何先降而後參拜成李浩原二侍以先參為得云

答二說皆似未穩三年內奉几筵自虞率哭至祥禫有八哭而無參神拜淡有意安敢違家禮而行參拜朱子曰柩前無拜亦此意也子事父母俟起

乃拜几筵無拜象生之禮也

問朔望奠儀欲從初喪未知如何

答虞後朔望奠儀家禮雖無明文用初喪儀太略未穩用祠堂章朔望儀而惟參神之有哭無拜辭神之哭奠之一哭用三年內禮如何

問朔望奠儀今方服行下教而成浩原以三哭似同虞祭未安云未知如何

答如曰朔望不可行參辭則祠堂章有之如曰几筵無參辭則虞亦有之几筵參辭皆有哭而奠之一哭又實用本禮則勢不得不三哭也來示似未

穩

問練後止朝夕哭初忌一日之內自不忍無哭朝夕上食之哭欲於練後翌日止之未知如何

答朝夕哭與上食哭非一件事以古禮看之罷朝夕奠之日已罷上食及上食哭而練後又罷朝夕哭耳今用朱子行且不害為厚之意而既不罷上食於三年內則是因行初喪禮也擅去其哭未安且三年內無不哭之奠與祭

問練後朔望哭只於其日晨祭時哭之否

答家禮止朝夕哭之下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云

則朔望之哭是一禮也奠之哭亦一禮也虞率哭
既有朝哭又有祭時八哭之禮似不可兼行是日
曉哭又行奠哭爲得

問用牲式國用須全一有盛別匱家禮別無全薦之
文或炒熟或生膾未知今何以爲之

答家禮惟祭初祖先祖有用生之文於祭禴曰同
時祭時祭魚肉無用生之文但朱子語類平日所
論祭必用生神道見生血則靈似不可不用生也
全肩之薦同國禮恐不可用也家禮祭初祖前後
脚皆作三段

問扱匙飯中西柄之義須是令匙背向西如生人舉
匙拈飯之爲乃合而或云令匙內向北如生人所扱
而微偃匙柄於西可也恐是非西柄之義

答前說飯在匙上將食之狀後說以匙取飯之狀
後說似是

問祥日祭之後反哭又設盛祭於舊堂做虞儀行事
此雖於禮無文恐不得不然

答孝子之情不得不爾但祭則家禮三年內所行
已有其數不可疊行做祠堂章告事之儀告已反
哭之意行奠禮如何

問練後上食哭來示藹然忠厚然若曰家禮雖罷上食而今且行之則上食既違禮哭又無據練後止朝夕哭實是大節目則上食之哭非朝夕而何示三年之內無不哭之祭者誠至論也然安能的知古人制禮之意而循吾意見耶此是超詣者能之敢再稟

答未止朝夕哭之日不以上食哭為朝夕哭而必行朝夕之哭又行上食哭則今安敢用止朝夕哭之又並罷上食之哭乎上食實初喪之禮而延及練後是固未安然自宋時已為見行之禮朱子既有雖行無害之說更不論哭與不哭且家禮於三

年內奠祭皆哭今若無哭設奠則是無乃未安耶朝夕上食事生之禮也奠跪想慕之際自不可不哭如曰上食非禮而罷於虞後則可矣今既不得不行而欲四哭於前無一哭於後甚無漸殺之意朝夕之哭據禮當罷上食之哭因朱子從厚之說行之如何若上食則不可不哭

問受弔若於覲母京家遇客則何以處之將軍文子除喪越人來弔受於廟某今遇客於京尊者諱之敵者謝之如何

答禮異今古且異其勢故舊親厚或欲問孀母病

候或欲察孤子疚容拒以几筵在他於情未穩隨時量宜以處勿拘文字如何如何

問所誨正當某亦竟不能行文子之事且亾兄禫祭將近而兄妻舅服未除未知如何

答非但尊嫂氏有服尊伯亾靈亦不可受

問祥服曰祥服禫服曰禫服今於家禮大祥章陳禫服云云者未知何義至禫又無正服亦何義耶且朱子大全云忌日服用黻紗幘頭黻布衫脂皮帶如今人禫服之制云某竊妄以為陳禫服一句當入於禫章而錯在祥下如飲酒食肉之節也此是大項議

論幸乞曲賜諄誨帶用脂帶亦如何又脂皮何物也

答看來家禮禫前一月十日云主人禫服則家禮之自大祥後禫前所服皆稱禫服無疑禮於喪受服多節今皆刪之朱子用司馬氏黻制而從俗亦豈苟然若如所示黻色宜在禫後甚無謂且十日之用黻語又誣矣別無他意而何敢以家禮皆錯云耶用黻於祥宜無他論家禮云布裹角帶則今有官用此無官用白布如何脂皮家禮所無宜不用古有脂韋之語必入脂皮也韓詩行行正直慎脂韋言其柔也

問反哭之祭做虞未安來教極當欲一獻文告反哭服亦欲用白而直頤團頤何可爲用淡衣則已知未安云云

答團頤時用之尊服用白團頤如何

問祥後上食據禮當罷然乍離空山來歸故室神道人情依遲感痛固不是初既返虞三年行事皆於舊堂者之比欲行之未知如何如某且無耐廟禮奉安別室耳

答家禮節文甚詳既撤几筵則雖奉安別室几筵猶在而實非凡筵也如是則几筵未撤而猶撤從

禮爲正

問祥後罷上食情有所不忍初欲從俗不罷今承來教已得以禮斷情且祥服男子既用黻制婦人服如何家禮用鵝黃青碧儀節用白衣履未知何從祥後晨參拜用直頤朔望奠用團頤如何

答婦人祥服家禮亦有皂白等語參用儀節如何以今所用則青碧似吉不可用今世以直頤代用淡衣已久晨謁用直頤朔望參用團頤似合參亦有用淡衣之語參用直頤亦似無妨而但有官者似略未安

問出入之告若經宿以上則用家禮祠堂章焚香告
由以行耶某則只行參拜未知如何

答依家禮祠堂章似合

問先親生日祭儀如朔望奠而不設飯羹何如家禮
會成有生忌以爲親生忌祝文此禮如何

答家禮祭有其數無先親生辰祭即味好於時秋
祭禩祭不可瀆只祠堂章奠無定禮有俗節之獻
倣此行奠禮如何禩生忌用祝似難行矣

問四時卜日环琰古者用玉今 中朝禮以老竹根
微彎者爲之長三寸許經一寸許先裁刷根節瑩淨

而中剖之以爲二常置之盤中同燭臺香爐香盒等
物供于神前盤經一尺二寸圓周三尺六寸底蓋相
合用時開盤取琰祝而擲之以卜吉凶其法一俯一
仰者曰聖卦是爲吉兆兩琰俱仰者曰陽卦俱俯者
曰陰卦俱不吉以竹根制如右用之恐無害

答來示亦無害但不如盡用古制今世無用琰之
家某欲亦用之而未能果也朱子亦曰卜日無定
慮有不虔又欲用二分二至而又以或值忌日爲
難將此數段酌處如何

問三年內時所謂四名日行墓祭倣虞行之今夏思

之非虞祔練祥而三獻無經據欲一獻如何

答來教似當

問三年墓祭灑掃前後兩再拜似是平時禮今日在墓側每日灑掃則此一節略之何如然則只當俯伏否

答灑掃及兩再拜固宜略之但俯伏一哭以行參神禮又奠而一哭又辭神時一哭凡拜哭做几筵禮如何三年之內似不可用事神禮故也

問國恤卒哭前大祥祭揆之古禮固難行矣然今不可一遵古禮未知當如何

答古禮為君母不杖舂而臣妾無服記云於所祭有服則不祭哀侍先夫人則當享而哀侍則似難行矣今國恤在殯雖祥祭都下大夫之家似難行矣家禮之祥忌日也忌日略行奠祭告不得行祥之由用古禮卜日行祥於卒哭後似無妨

問國哀未變用驟何如

答何得用驟恐未安也

問祥祭後奉神主權安于祠堂東壁下西向禫後行祫奉安于府君櫝內如何

答於曾祖妣龕內略用祔禮行古禮之遺意如何

問祥後禫前朔望祭禮如何且未祫而新舊主同享一堂如何奉神主正寢伸情事如何

答祭宜一如平生祠堂禮既行祔禮似無不祫同堂之嫌奉正寢別祭未安家禮不如是淡思禮文本意如何似豐于昵

問祫祭馮善儀節在禫前未知何從也

答當以家禮為正行禫後無疑橫渠說朱子論甚詳皆三年喪舉行祫云三年後以二十七月為語二十七月豈在禫前

問因時祭祫否別行祫否

答朱子大全云無明據以義起可也某家所自行則從家禮三年喪畢有祫之文

問國恤中朔望祭改題時服色如何

答禮宜用黻而白乃今之國喪服改他似未穩國喪則決不可用行家祭白亦揆以古禮難用但今國法士族於國喪暮年白笠而卒哭後許祭則以白行祭國已定規不可改

問國恤卒哭後祫祭與時祭猶可行否

答古禮則不可行國法若日行之則姑依從法未知如何

問如古禮則國衰未除不得行私喪二祥明矣然今人行不得示忌日略行奠禮又卜日行祥雖古意似難行未知如何也某以在服中國法不得服國衰恐有別也尊季氏以私喪祥祭並有喪皆行而惟君喪不得行以小君喪異國君當行祥祭云此論如何

答小君國君雖服有輕重同是國服且今國法卒哭前不得行祭以大夫違法而行不可如曰卜日行祥又有未穩則祥日告文並告以國恤不得備三獻禮之意設奠脫衰如何家國異禮小君服雖輕行祥於殯日未安

問示於祖妣龕內略行祔禮以遵家禮遺意但廟只有一親舅姑神主恐難強行此禮

答果如所示祠堂東壁下前示西向之位亦似可矣

問國恤卒哭前撤几筵行入廟禮如何

答祥若不行則入廟禮宜在他日今若行祥則入廟禮宜在其日皆在行祥之日此不可與祥別論也

問祥前一日告明日入廟辭當如何几筵則不告否既入廟別無奠告只待朔望行參禮否

答八廟後奠無文似只待朔望八廟几筵之告祠堂之告皆用有事則告之禮如何告辭用古意自述如何

問馮善集說中大祥祝比家禮有增損用此如何家禮所無添用如何

答今看朱子祭文亦不無加損於家禮且何必一遵馮善集用已意增損合宜似亦無妨

問示卒哭前不宜服黻當用白苧布裹紗帽布裹角帶燕服用白笠白帶一以遵國法如何

答古人君在殯行私喪殷奠當用何服是必脫國

服服私服明矣但黻既向吉似不可奪國凶用家吉今之用白如曰國喪追服則不可用承私祭如曰國法以白定祥而用之白乃純凶何必家中承祭亦用違法之白國服中行祥如是多違今既然矣寧用來示白色等服如何

問初以示意示成浩原浩原以示意合義今又見季氏所論以季氏言為合云不審如何季氏云在父喪猶行母祥祭小君喪期服則何得重於父喪曾子問只舉君喪不行祥祭云小君替服恐不可并論也凡五服之喪皆廢祭而并有喪祥祭則不廢故君在殯

猶許行私喪殷奠昆弟在殯且許行祥祭暮服在殯廢凡祭禮也許行祥祭亦禮也曾子問君喪云者與小君喪必不同矣家兄所論不同鄙意更議如何答君在殯許行者奠也在父喪行母祥者無所壓也小君喪之與君喪固有輕重欲待暮年服闋而行私祥則是誠因小君服同君服也今國祭亦廢而大夫家於都下敢三獻私祭於國有殯之日情義未穩私喪與國服禮有所異似難直行私情小君服非國服而何小君之在殯不行私祥國君之喪不行私祥既有輕重懸殊何有同之之嫌

問禘是四時之祭也否復寢宜在何時

答禘祭之於四時祭同不同在朱子亦未定也然觀答胡伯量文義則非必欲行喪大記疏說也答李繼善書引橫渠說三年後禘祭於太廟而周禮亦有此意云三年喪畢朱子之意亦欲有祭則是乃吉祭也朱子於答伯量云以義起者是欲於禘祭後復寢也朱子家禮祥禫等禮皆用倣司馬氏書儀而飲酒食肉復寢在大祥後者此是錯簡無疑小學是晚年書引書儀禫而飲酒食肉亦無復寢一事則飲酒食肉是禫後事復寢是吉祭後事

明矣丘瓊山儀節移復寢於禫後亦非朱子之意也且必欲待四時吉祭之月祭而復寢如疏說則又似未穩今宜禫後祫祭而復寢也且禮大祥後復寢云者乃復殯宮之寢云古禮實難究講今從朱子所定如何

問 恭懿殿奄棄長樂僕適以姊喪到洛下既非前啣欲入高陽官成服赴闕則凡百多有所礙某頃以一書具道盛意於浩原答云國母喪輕不可以此呈身躡朝班也司馬公遇神宗喪疑於赴闕明道勸入臨亦為世道此足據依云未知如何

答司馬公是在洛時也不可以為證尊候若在南鄉則是矣今以私喪來在洛下嫌於進退遭國服晏然於十里之地一不赴闕殊失情禮以前啣例成服於闕門外似合義

問如我秩高人帶職居鄉遇正至 誕日恐不可全無節次八州官叅望闕禮否不然無以伸臣子犬馬之誠未知古人遇此何以處之此非載於五禮儀又非如我病重人所能遵行然欲豫講定幸示下趙靜菴謫綾陽時缺墻北一面以望北云

答或自乞退歸或以官事在遠則固宜八州府行

禮今爲世所擯似難入官舍行之靜菴所爲精忠
所激出於常儀恐不可援以爲例

問再期而返魂耐祭行於何日几筵之撤當遵家禮
耶仍設几筵至於禫後此今世之所行踰太閒斷不
可爲耶時制祥而白笠烏網巾其無妨耶

答朱子云旣祥撤几筵其主且耐于祖父之廟俟
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今者返魂在再期耐祭似
當在撤几筵之日更設几筵之俗禮似不可行白
笠之日僕曾自行則用白布網巾且古禮接神不
可以純凶故家禮之黶色承祭乃此意也用黶布

冠承祭祭畢着白笠旣用古禮又用國法似合情
禮僕曾自行則如是團頤亦以黶與白視笠焉

問家禮斬衰條下經帶散垂三尺而無復絞之文三
年不絞則無哀殺之意卒哭乃絞則非禮經之旨今
者乃絞於成服則無乃違家禮乎以此一事頗覺未
安今見胡泳問於朱子朱子曰經帶則兩頭皆散垂
之以象大帶又曰此等處註疏言之甚詳然則三年
散垂不絞乎註疏何以言之如其違禮何以處之且
欲用油灰未知如何油待陽而乾冒陰而濕十丈黃
泉豈有陽暴油乾之理乎家禮亦用油灰其意如何

且喪人欲廬墓側時以展省其情則哀而其禮則古
人亦有行之者然上有老祖母病偏母不可久離而
喪人欲守墓者未知如何

答禮經腰經小斂時散垂而成服時絞又啓殯時
如小斂禮還散云家禮則成服散垂夏無絞節又
答胡泳問一說甚似孤單小斂變服及啓殯變服
則家禮所削今不更論只成服時絞禮經也絞之
似合若從家禮又散垂於成服則又當絞於卒哭
油灰既非古禮又典賣家產以成之亦非古禮也
莫如不爲今人或用者得國葬多財力故耳夏息

之廬墓一事鄭孝外舅承旨前已修書言其難行
鄭孝既有病偏母又有年高王母兩世一身醫藥
奉養皆無所賴須從禮返哭而結廬墓下時往省
拜以優孝理如何

問匹兄題主兄妻在奉祭祀者有嬪辟之稱而未聞
今亦行之也如此而猶傍註孝子某奉祀乎妾子亦
稱孝否

答禮婦人無主祭之文家禮云主人有母則特位
於主婦之前於此可知其有母而子爲主人之意
也主人之傍題稱孝子亦家禮也何得違之妾子

奉父祀者為生母不敢服其喪則古禮之妾子無
間稱孝亦可知矣嬪辟之稱恐非謂此也

問凶兄卒哭後家廟時祭來月二十四日卒哭卒哭
後晦前無丁亥可祭日奈何三獻乎一獻乎不讀祝
耶用何服色

答示雖無丁亥既當行祭則倣卜日之至下旬不
卜之意告定可行之日而行之恐無害也孔子曰
宗子死稱名不稱孝註云但言子薦其祥事疏曰
不言介宗子死不得稱介也然則宗子喪畢改題
先世奉祀者然後可以稱孝祭祀則禮云攝主不

厭不嘏也不歸肉攝主謂介子代孝子者也朱

子欲喪內於卒哭後用墨衰祀廟又於子喪不舉

盛祭用淡衣幅巾致薦并此意參用如何

問發朝日四更頭在家行朝上食而出及墓臨壙更
無上食節次至於終日而後虞上食人情不安奈何
鄙家前後喪一依禮文而情則未安故云

答虞無上食之文具饌進饌皆無爵羹而侑食亦
無扱匙飯中之節至卒哭始有飯羹則虞無上食
亦明矣但食時上食乃初喪節文也及墓亦當如
是無疑

問期服卒哭後家廟晨參及出入告用黑帶否
答此非入廟接神之比白衣白帶恐亦無妨
問兄妻在是曰主婦主婦奉先世神主祭祀則三年
喪畢猶不得改題主只補佐主婦參祭而已乎然則
祝文題辭何以爲之

答此段則於答第一第二條甚詳兄妻何得爲主

婦耶可以參定

第一第二條在上問
題主兄妻在以下

問家禮主人以下各歸喪次註大功以下既殯而歸
居宿於外三月而復寢云云是不用喪大記期終喪
不御於內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

皆三月而復寢之文耶家禮則不言期凡期皆終喪
不御乎又大功以下總小功更無分別則大功與總
等是三月復寢乎大記則父在爲母外凡應服期者
止三月不御乎止言大功總小功之不與可知也且
齊衰期布衰九月之文未曉焉伏乞詳言

答喪大記日期居廬終喪不御內者父在爲母云
云其義曰期無居廬而終喪不御內之節惟父在
爲母者然也爲妻者爲然也其外則自齊衰期之
重至大功布衰九月皆無居廬終喪之禮只三月
不御于內云也且齊衰期期之服也布衰九月大

功也期服自齊衰三年制未有變故稱齊衰期大功始用功布故稱布衰九月言止于大功則其下之不與何待說為家禮註未備如此處以喪大記為補庶乎得中也

明前前監司啓聞道內三陟 穆祖皇考皇妣陵墓頽圯無碑文又絕香火其時禮官啓曰周以后稷配天而姜嫄以上在推不去之中我朝追崇 四王陵寢一年一祭外不及於他 祖宗未嘗行之禮斷不可行也今欲更啓而修改陵墓一祭之未知如何答修陵墓之毀追崇之祭自是二條子孫安可見

先墓崩毀而晏然不修曰是乃遠祖不在追崇而曾不顧惜之乎周祖后稷祭以天子之禮者非謂親盡於后稷也以后稷始封於邰為周始祖而后稷之上皆自為帝故也若如禮官之言則周見帝嚳姜嫄之墓崩壓而無意修治耶修治而一告者禮在修治而亦非追崇之祭也混論而并停修治甚似無理且后稷之封於邰在唐堯時歷唐虞夏商世代極遠而猶祭之安敢忍見 穆祖皇考妣陵毀而不之致念耶宜速啓行無疑

策問

明廟壬戌別
試殿策擢魁

王若曰皇降下民若有恆性治而教之責在君師三代之上士習美而人心正風俗不期厚而自厚廉耻不期行而自行行何道而致然歟降及後世治道日卑風聲氣習之所移而人心士習之不古尚何望風俗之厚而廉耻之行乎致此之由何故歟其間亦有士習人心之正風俗廉耻之可稱歟予以否德臨攸願治十八年于茲治不見效弊政滋甚士習渝靡未見秉節之相尚人心狡詐不知忠厚之當務變起綱常而風俗日趨於薄惡貪風大肆而廉耻盡喪於溷濁言之至此良用寒心何以

則士習美而人心正風俗厚而廉耻行治道之盛可并於隆古而斯不負君師之責歟子大夫目擊時艱必有慷慨能言者悉陳毋隱

臣對臣聞宋儒朱熹之說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君之心一定則天下之事無有不如表端則影直源清則流潔其理有必然矣恭惟主上殿下以聰明建極之聖加端本出治之功教成於上化行於下爲國之道蔑以加矣猶慮倡率之失宜治道之日卑乃進臣等于軒墀之下發策垂問惓惓於士習人心之不古懇懇於

風俗廉耻之日壞爰引古昔以及今日猗歟休哉實宗社臣民之福也臣雖不佞敢不對揚休命之萬一臣伏讀聖策曰皇降下民止風俗廉耻之可稱者歟臣有以見殿下事必師古圖克永世之聖心也臣聞真德秀之言曰天能與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故能使之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夫人同受所賦之性初無智愚之別而清粹濁駁所稟不同氣魄才德天責已屬則民不得不賴於君師而君師之作亦不過順有常之性而開迪之也若以三代以上言之恭已南面而無為之化自達於下則大哉堯

舜之為君也刑措不用而自中之民

君牙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蓋

此罔敢干于予正則至哉文武之為君也然而猶不怠於迪彝遵教之具則章百姓徽五典而堯舜之教至矣講六經明六行而文武之教盡矣是以言士習而有濟濟揖遜之盛言人心而有藹藹忠厚之美比屋可封而風俗自厚禮讓相接而廉耻自行不疾而自速不強而自化則其教民成俗之道亦不過若常常之性也雖然於變之化本於明德克終之始出於立極精一執中之傳又足以基萬世出治之本則三代之治亦豈無所自而然歟嗚呼三代已遠治道日

降正心修己之說不明於世趨僂目前架漏度日則何怪乎士習人心之不古而風俗之日壞廉耻之日喪實有所自矣其間雖有一事之可稱而士習猶不美人心猶不正風俗廉耻亦不能盡其道則臣不敢為殿下煩瀆也伏惟殿下必以三代為可法必以後世為可戒也臣伏讀聖策曰予以寡昧止君師之責歟臣有以見殿下矯革弊政挽回至治之聖心也臣伏見殿下臨御以來憂勤願治日誠月篤知至治之本諸身念君師之責在己憂士習之不正則羣之以學校聯之以師儒教勅之道無所不至慮

人心之不古則官守以莅之禮法以繩之開導之功無所不至風俗恐其壞也則明三綱敘五常整齊人道者無所不至廉耻恐其喪也則黜汚濁表節槩勸勵之道亦無所不至宜乎士勵氣節而人明明德熙皞俗感而廉耻道行以與三代之治并駕而齊驅矣奈何近年以來治效不著弊政日滋以言其士習則徒知科舉之是事爵祿之是圖營營較計於得失利害之間而父所詔兄所勉亦不出此故禍福奪其守榮辱累其心以依阿相尚以軟熟相高未聞有直言正色之人出乎其間則秉節之臣不得以見之也以

言其人心則奸偽巧詐習與成性甲乙是窺而欺罔已萌于其中冠弁始加而構陷已肆乎其欲睚眦有怨而置不測之禍雖刀競利而背朝暮之恩則忠孝之民臣不得以見之也以言其風俗則子焉而有弑父之變奴焉而有弑主之變相戕之禍出於唱隨之間桑濮之行出於士族之家拷掠日嚴而惡不悛刑殺屢施而罪益犯以至於疊見層出而不止則忠義之俗臣不得以見之也以言其廉耻則宰相洩尾閭之欲守令肆狼恣之貪誅求稱其欲剝割充其貪巷苴輦轂夸多鬪美以金珠為脯盪以契卷為詩文公

行請托而無復忌憚鬻貨官獄而視為常事則廉耻之道臣不得以見之也此所以有識之士長慮却顧凜然寒心而 聖問及此實今日轉移變革之一大機也 臣聞程頤之說治道有從本而言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則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又張載之說曰朝廷以道德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至哉二賢之言誠百王不易之龜鑑也伏願 殿下講學以正心正心以出治取其剛明正直者以自輔表其醇厚廉耻者以勵俗母先文藝而後器識則志節慷慨之士聯袂接跡於廟

堂之上于以贊聖明德教之本于以協君師導率之
化人心可使為正也風俗可使為厚也廉耻之道自
行貪墨之風自絕矣大而朝廷百官小而州縣候牧
遠而海隅蒼生無不興起同然之善心也然則四者
之弊雖若異致而其本在於士習之正士習之正雖
若多端其本在於 殿下之一心伏願 殿下博訪
真儒知此道者置之左右講明義理之學探討聖賢
之言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守之日益固擴而
充之日益遠則 殿下之學可謂明矣 殿下之心
可謂正矣其可與隆古之治儷美而匹休矣此所操

者約而所及者廣也伏願 殿下潛心焉臣伏讀聖
策曰子大夫止云云臣有以見 殿下虛心受言不
耻下問之盛心也臣聞夫子之言曰子率以正孰敢
不正又按大學之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然則吾民之正不在於
殿下之正心乎吾民之從不在於 殿下之求仁
乎求仁之要在於正心正心之要在於格致格致之
功在於敬義伏願 殿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用工
於心術隱微之間用力於人倫風化之本孜孜矻矻
無少間斷則孟方水方而民莫敢不正風動草偃而

民莫敢不從可以奠民物於唐虞永國祚於無窮何
患夫濫弊之未祛而治道之日汙乎伏願 殿下加
意焉 臣謹對

